

## 三国奏议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研究生 范佳      指导教师 万光治教授

奏议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而且集社会、政治、文学三重功能于一身,是古代文人以文字为载体干预现实生活,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手段之一。三国时期政治斗争极为残酷,思想变化极为剧烈,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文学创作丰富繁茂、摇曳多姿。因此,三国奏议在继承两汉奏议的基础上,其思想内涵、创作形式等方面必然趋于更加丰富和成熟。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奏议的文体分类情况研究甚少且无系统讨论,所以本文第一部分有必要首先按功用分类论述三国奏议所涉及的主要文类,并简略介绍各文类的发展演变情况。为便于更全面认识三国奏议,论文接下来分析了三国奏议运行的一般程序及由奏议可见三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变迁:宰相权力削弱;三省机构初显端倪;监察职能趋于强化。

奏议具有较其它任何文学形式所显著的社会性和时政性,所以三国奏议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思想特点和三国时人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经学影响力衰微;密关时政;尚战略策略;多举荐、少弹劾;忠直五个方面。

同时,奏议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因此它必然会受到各种文学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应有的艺术内涵。三国奏议不仅继承了两汉奏议优秀的写作传统,同时也受到当时统治阶层的好尚及时代变迁对其写作风格的影响,其中不乏许多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此基础上,本文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奏议尤其是三国奏议丰富的内涵,以还奏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关键词:奏议 三国 文类 政治性 思想性 艺术性

## Abstract

Official documen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It not only has appropriate value in materials and knowledge, but also concentrates society function, political function and literature function in itself and interferes practical livelihood by carrier of scripts.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during the period in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development. In SanGuo, political fight is very brutal, ideology transformation is very violent, society relation is very rich and plentiful. As a result, basing on the succeeding from Han Dynasty's official document, the ideology intention and writing form of SanGuo's official document inevitably tend to richness and ripeness.

For many years, academics circles wasn't willing to study the style classify in Chinese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main styles in SanGuo's official document. On account of overall understanding the SanGuo's official document, the thesis analyze its running procedures and three essential changes in political system.

Chinese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 possesses remarkable social and political nature comparing from other literature forms, so SanGuo's official document reflects ideology characters of SanGuo Times. Meanwhile, official document is a particular literature form, it is subjected to all kinds of literature factors. SanGuo's official document succeeds from the excellent writing traditions in Han Dynasty, then the vicissitudes of times and the rulers also influence its writing style.

To sum up, this thesis reveals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 deeply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announces its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 SanGuo Literature  
type Political nature Ideological content Artistic  
quality

## 引 言

何谓奏议，古代文体研究中尚无明确性。综合东汉蔡邕《独断》、梁刘勰《文心雕龙》、明吴讷《文章辨体》、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等著作对奏议的界定及现当代一系列有关奏议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奏议应归属公文一类。“广义的公文包括与处理公务有关的一切文书”。<sup>①</sup>本文所研究的“奏议”，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大臣对最高权利代表者——皇帝及各诸侯国之君的所有的上行公文。

奏议所涉及的文体相当丰富，并且随着朝代的更替，又不断出现新的名称。从蔡邕《独断》有关奏议的记录可以知道东汉末年奏议有四种基本文类：“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刘勰《文心雕龙》有《章表》、《奏启》、《议对》三章专门论述有关奏议的内容，涉及文体包括章、表、上书、奏、上疏、弹事、启、牋记、封事、（驳）议、对策共计11类，较蔡邕《独断》的四种文类已大有增加。到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在《文心雕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奏）疏、奏劄、奏状、奏记四类。奏议文体的类型和称谓虽然越来越多，但实际上某些类型的功用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说，有些奏议类型的名称发生了改变，但其实际功用却并未发生改变。研究古代的奏议文章，应充分注意这一现象。

奏议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极其重要与特殊。历观后人所撰前代史书，奏议一类上行公文占有相当份量，此足可见其史料价值。首先，奏议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奏议有着文学的形式，却承载着政治的功能。大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小到后宫应该如何穿衣打扮，事无巨细，臣子们都是通过奏议的形式向皇帝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不同时期的奏议总是被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奏议中正确合理的分析论证将有助于社会的文明进程，而错误的决策也将造成社会的灾难。奏议集社会、政治、文学三重功能于一身，是文人以文字为载体干预现实生活，影响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手段之一。从李斯的《谏逐客书》到贾谊的《陈政事疏》，再到董仲舒的《天人三对》等等，奏议对各个时代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

---

<sup>①</sup>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载1997年《历史研究》第4期，36页

其次，奏议是古代知识分子入仕干预政治的重要手段。文人的成熟，“主要体现在文人因忧患现实，过分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肩负有干预现实的使命。而实现这个使命最直接的方式，则莫过于从政。兼之文人生活在商品经济素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其精神劳动产品的非商品化，更注定了文人以入仕为唯一的出路。上述原因，使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和对现实政权的依附，构成中国文人角色意识的核心内容。”<sup>①</sup>万光治先生更进一步在论文中谈到了“文章”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文人的干预现实来说，文章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手段。这些文章，虽然并不能直接成为操作的工具，却是指导调整国家机器，修补世道人心的论证与设计；文人是否具备经世的眼光和是否具有被现实政权录用的资格，也往往是由此见出的。……似乎可以这样说，在各体文学之中，文章最能体现文人的角色意识和传统的文化精神，因而在古代的正统文学中，核心的地位，自然非文章莫属。”正如曹丕也强调“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奏议无疑是文章中最能直接展示文人政治才能的一类，相当数量的文人都是凭借精彩的对策文而所以进入政治领域的。

再者，奏议对于考察作家的文风与人格也是至关重要的。奏议与作家的文风基本一致，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奏议还代表着作家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这种现象在文学尚未进入自觉时代的先秦两汉政论文中表现相当突出。因为如此，奏议便成为研究作家作品必不可少的部分。又奏议的阅读对象直接指向社会的最高权力代表者——帝王，臣子在完成奏议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各方面因素。选择阿谀奉承还是坚持真理，选择委婉相劝还是直抒己见，都是对作者品格节操的考验。

最后，奏议对于文学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两汉三国时人，诗赋而外，其文章中奏议等上行公文数量甚大。奏议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奏议的发展也是文学理论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文艺理论作品的大量出现，对历代奏议的写作既有总结，也对奏议的写作进行了规范，同时就内容而言，某些奏议本身就可划入文论的范畴。在古代的文学中，如奏议这样的应用文与纯文学之间的互动关

---

<sup>①</sup>万光治《赋与赋学研究的命运》，载马积高、万光治《赋学研究论文集》，巴蜀书社出版，1991年版

系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两汉奏议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后代奏议写作的牢固基石。“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sup>①</sup>汉初订立奏议四种文体成为后来奏议文体演变的根本，两汉奏议写作风格也成为后来奏议艺术风格发展的起点。三国奏议直接承继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已经日趋成熟的两汉奏议，继续迈开中国古代奏议前进的步伐。由于奏议在内容上传达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形式上又受到社会文化风气与上层决策者喜好等因素的影响，必然随着时代的迁移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斗争极为残酷，思想变化极为剧烈，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的一个时期，同时其文学创作又丰富繁茂、摇曳多姿，因此，奏议之思想内涵和创作形式必然更加丰富而成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审视奏议的发展历程必然是大有收获的。

---

<sup>①</sup>梁·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所引《文心雕龙》均同。

## 第一章 三国奏议及其政治性考察

### 第一节 三国奏议的主要文类

据笔者统计，今存三国奏议共计 540 篇左右，所涉及的主要文体类型按其功用大致可分为：

奏、上书、（上）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sup>①</sup>“奏”是大臣向皇帝陈述政事的文体。汉以前，“奏”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sup>②</sup>都可以使用“奏”。西汉建国以后，着手对奏议文体进行规范，确定了四类，即《文心雕龙·章表》所云：

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

当时规定“奏”的作用是“按劾”，即揭发、弹劾某人应该使用“奏”。但在其实际写作中，“奏”仍然广泛应用于各类政事，并没有严格按照当时所定制的礼仪规范进行写作。如西汉有严青翟《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桑弘羊《奏屯田轮台》；东汉有范升《奏难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杜林《奏谏从梁统增科禁》，上述奏议均与“按劾”之事无关。三国时期有刘若《奏请受禅》、蒋济《奏太学规条》、孟达《在魏奏荐王雄》、虞翻《奏上易注》等，所陈事件亦大都无关乎“按劾”。

“上书”也是大臣向皇帝陈政事的一种文体。《文心雕龙·章表》简要记录了“上书”在两汉以前的发展历程：

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讚。……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

可以看出，“上书”是“奏”的前身。虽然秦代定制将“上书”之名改为“奏”，汉定礼仪也排除了“上书”之名，但在秦汉及以后的实际奏议写作中却依然使

<sup>①</sup> 《文心雕龙·奏启》

<sup>②</sup> 《文心雕龙·奏启》

用“上书”之名。如秦代有李斯《上书韩王》、《上书对二世》；两汉有晁错《上书言兵事》、邹阳《上书吴王》、袁绍《上书自讼》、刘毅《上书请著太后注纪》。到三国时期，“上书”仍在使用，如管宁有《辞疾上书》、董寻有《上书谏徙盘》、孙綝有《诣阙上书》等。

《文心雕龙·奏启》云：“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由此可知，“上疏”同样是作为臣子向皇帝陈政事之用的文体类。它产生于西汉时期，后代沿用不改。如两汉有贾谊《上疏陈政事》、张敞《上疏谏用方术》、伏湛《上疏辞谢和帝》、陈元《上疏难范升奏古代不宜立博士》。到三国时期，有曹植《上疏陈审举之义》、卫观《请恤凋匱罢役疏》、步骘《上疏论典教》、华覈《上务农禁侈疏》等，数量较多，应用范围也较广。从以上例举可见，由汉而三国，奏、上书、（上）疏三类文体基本虽没有严格区分各自的具体使用范围，但它们上呈政事的功能是一致的。

这里还需要提出“封事”这一奏议文体加以说明。刘勰、吴讷在其文章中都特别提到了“封事”。“封事”也用于上呈政事，但与前三者的区别在于是秘密行事。所谓封事是用一物件将所呈之文密封，然后交于皇帝，只有皇帝一人能够阅读。按蔡邕、刘勰的说法，这一物件应该是“囊”：“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囊封”；<sup>①</sup>“汉置八议，密奏阴阳；帛囊封板，故曰封事”。<sup>②</sup>“封事”最早可以溯源到西汉前期，“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sup>③</sup>如两汉有魏相《上封事夺霍氏权》、刘向《条灾异封事》、丁鸿《日食上封事》、左雄《上封事谏封山阳君及襄邑侯》。三国奏议中也有秘密上呈君主之作，如桓阶密谏曹操，“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sup>④</sup>后曹操就立嗣问题密访群官，杨俊回复“虽并论文帝、临淄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淄犹美”。<sup>⑤</sup>此虽未明言封事，但杨俊的“回复”，显然也属封事一类。

表。“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sup>⑥</sup>西

<sup>①</sup> 东汉·蔡邕《独断》，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子部，杂家类二，杂考。

<sup>②</sup> 《文心雕龙·奏启》

<sup>③</sup> 《文心雕龙·奏启》

<sup>④</sup> 晋·陈寿撰《三国志·魏书·桓阶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所引《三国志》均同。

<sup>⑤</sup> 《三国志·魏书·杨俊传》

<sup>⑥</sup> 《文心雕龙·章表》



汉定制礼仪所确立奏议的第三类为“表”，用以“陈请”。后世多因袭汉之礼仪，故一直以来，凡陈请之奏议多用“表”。由于陈请之事涉及范围较广，所以“表体多包”，<sup>①</sup>表所涉及的内容便显得十分丰富：请劝如苏林《劝进表》；推荐如孔融《荐祢衡表》；陈乞如曹丕《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谢如王昶《谢荣表》；弹劾如诸葛亮《表废李平》、《表废廖立》等。虽然“表”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基本功用还是在于“陈请”，因此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议。“议”类似于现代政治生活中对某一决策的可行性论证。西汉定制礼仪所确立的第四类为“议”，用以“执异”。议或有两类：一是臣子口议之记录，即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所说，“盖古者国有大事，必集群臣而廷议之，交口往复，务尽其情”；二是臣子以文本形式上呈皇帝之议。本篇论文所录之“议”，均为后一种有正式文本形式的文章，如两汉有吾丘寿王《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萧望之《驳张敞人穀赎罪议》、东平王苍《世祖庙乐舞议》、班勇《西域议》；三国时期有王萧《王侯在丧袭爵议》、高堂隆《荐新议》、姜维《议谥赵云》、顾谭《议奔丧》等。

对策。对策是始于两汉的为国家挑选人才进行的一种考试形式。始由朝廷出一系列有关时政的问题，称为“策文”，应试人员则用论文的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办法，称为“对策”。《文心雕龙·议对》也有“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一说。由于两汉举荐形式有“举贤良”、“举敦朴”、“举至孝”等，其中尤以“举贤良”为多，“对策”也就相应分为“贤良对策”、“敦朴对策”、“至孝对策”等。如晁错有《对贤良文学策》、公孙弘有《对贤良文学策》、荀爽有《延熹九年举至孝对策陈便宜》、挚虞有《贤良对策》、郤广基有《贤良对策》等。而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对》，即元光元年的举贤良对策。到了三国时期，社会形势比较混乱，魏、蜀、吴三国统治者都省略了程序相对繁琐的“举贤良对策”来进一步测试被举荐者的才能，而是采取直接委任官职的办法，因此三国时期没有出现“举贤良对策”文。三国以后，对策之文无多，原因在“魏晋已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sup>②</sup>魏晋之人追求文章言辞华丽，这一风格不便在对策中发挥，

---

<sup>①</sup> 《文心雕龙·章表》

<sup>②</sup> 《文心雕龙·议对》

加之魏晋之人多不愿通过对策这种人才选拔形式入仕，也就造成汉以后对策数量的巨减。

值得一提的是，自董仲舒开启了以对策“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的传统以后，从汉武帝开始，君主们凡是遇到用当时的知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便诏问群臣，而大臣往往以“对策”的形式从阴阳、天地、鬼神的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阐释，这便是“诏问灾异对策”。由于古代君主大多是对阴阳鬼神深信不疑的，也就使得对策的这一衍生功能也具有同样的生命力了。如最早董仲舒写有《雨雹对》、《庙殿火灾对》；后又有杜钦《白虎殿对策》、杨赐《虹蜺对》等；三国时期则有高堂隆《诏问崇华殿灾咎对》、《诏问鹊巢陵霄阙对》等。发展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对策文基本形成“举贤良（敦朴、至孝等）对策”与“问灾异对策”两种形式共同发展的局面。

章。按《文心雕龙·章表》的记载，西汉定制礼仪所确立奏议的第一类便是“章”。“章，彰也，显表也；章以谢恩”。<sup>①</sup>由此可知，“章”是大臣用以呈谢掌权者所赐恩惠的一种奏议性文类。又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及考后汉，论谏庆贺，间以称章”。可见，“章”也有论谏、庆贺的功能。虽然早在西汉前期，“章”这种文体称谓已经出现，但就严可均《全文》所辑录的奏议来看，西汉时期实际上没有出现过一篇用以谢恩的“章”（不排除失传的可能）。到东汉时期，有郎顛的《诣阙拜章》、蔡邕的《戍边上章》、《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等，但也没有完全用于谢恩。三国时期有曹植《庆文帝受禅章》、《改封陈王谢恩章》等。这类文章，前者用于庆贺，后者则属谢恩之用。

牋、奏记、启。从广义上看，牋、奏记、启的功用都类于书信，“考（书记）其杂名，古今多品，是故有书，有奏记，……有牋”，<sup>②</sup>由此可见，奏记与牋，都是书记的杂称。“古者君臣同书，至东汉始用牋记，公府奏记，郡将奏牋”，<sup>③</sup>实际写作情况大致如徐师曾所说。西汉奏议中尚未出现奏记和牋，到东汉时上层官吏、王公大臣多使用奏记，如丙吉《奏记霍光议立皇曾孙》、杜延年《奏记霍光争侯史吴事》、杜钦《奏记王凤理冯野王》、何歆《奏记宋由》等。

<sup>①</sup> 《文心雕龙·章表》

<sup>②</sup> 明·徐师曾著《文体明辨序说·书记》，罗根泽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所引《文体明辨》均同。

<sup>③</sup> 《文体明辨序说·书记》

下层官吏则多使用牋。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班固就曾写过《与窦宪牋》。到三国时期奏议不分公府、郡将，多使用“牋”，如吴质《答魏太子牋》、杨修《答临淄侯牋》、繁钦《与曹丕牋》、诸葛瑾《与刘备牋》等。启的写作格式同于书信，因此清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将“启”归入书信类。《文心雕龙·奏启》又云：“（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所以“启”的功能主要类于书信，又可兼表奏。“启”在两汉时期由于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未被臣子使用，到三国时期，也许是一时难以改变景帝以来的写作习惯，“启”的使用仍然不多，可见者如高柔《军士亡勿罪妻子启》、刘辅《论赐谥启》等。到南北朝时期，“启”才开始大规模被使用。

三国奏议文体的最后一类为奏劾。“奏劾”主要用以揭发某人的罪状。《文选》所立“弹事”，主要收集弹劾某人的奏议名篇。《文选》所以别立“弹事”为一类，概以区别“弹事”与其它奏议类型的功用之不同。两汉时期，虽已存在专以揭发某人罪状的奏议，“群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臺”，但几乎不使用“弹事”之名，多冠以“奏劾”、“劾”，如王尊《劾奏匡衡》、袁安《奏劾执金吾窦景》等。三国时期奏议继承两汉写作传统，虽有王朗《劾刺史王凌不遣王基》等，但数量较少。三国以后使用渐多，但改称“奏弹”。如任昉《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沈约《奏弹王源》等。

三国时期的奏议文体还出现了上言（钟会《蜀平上言》）、荐（桓范《荐徐宣》）、谏（蒋济《谏遣田豫王雄攻辽东》）、陈（邓艾《又陈羌胡事》）、状（王基《被诏迎邓由驰驿陈状》），由于数量太少，本文点到则已。此外，除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提到过“奏状”外，“上言”、“荐”、“谏”、“陈”四种文体均未在徐师曾之前的主要文体著作中出现过，加之其数量极少，基本可断定这四种文体属于三国奏议文体的例外情况。

以上所列文类名称，均属上行公文，尤其是臣子上呈皇帝的上行公文。为便于论述，本文将它们统称为“奏议”。

## 第二节 三国奏议运行的一般程序

奏议是古代政府官员参政与政，下情上达的主要途径，每天都会有数量巨大的奏议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运行，三国统治时期同样如此。因此国家必须有一

套严格的运行制度，以确保奏议达到应有的效果。

首先，奏议上呈尚书台。<sup>①</sup>两汉奏议主要呈三公府，<sup>②</sup>后随着三公权力的衰微，东汉时期尚书由单纯传递文书的职能逐渐扩展到取得对某一方面事务文书进行谋议参决的职权。虽然到了东汉末年，曹操职任司空，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又出现奏议上三公府的事实，如《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sup>③</sup>记载东汉桓帝鲁相瑛上书三公府，但到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后又升魏王后，各项政务转到魏国来处理，魏国政务的运行机制依然沿袭汉制。到三国时期，奏议则直接上呈尚书台。王肃曾在《陈政本疏》中写道：“是以唐虞之设官分职，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后惟龙为纳言，犹今尚书也”。很明显，尚书的职责是“纳言”，即代君王接受众官员所呈奏议。又《三国志·魏书·陈矫传》记载，明帝即位后迁陈矫为尚书令，“（明帝）车驾尝卒至尚书门，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此事进一步验证了奏议首先送达的地方是尚书，即便是君主，也得遵守这一政务处理程序。

需要说明的是，在吴、蜀二国，仍然存在奏议上丞相府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二国特殊的政治因素导致丞相权力过大造成的。但尚书无疑也是二国重要的政本之地。论文后面对此将作更为具体的说明。

其次，奏议上呈尚书台后并不会直接转交皇帝，而是先由尚书代为阅览，提初步意见后再上奏皇帝，这是三国奏议的必经程序，所以才会出现如前陈矫称“案行文书”是其职分所在的说法。《三国志·魏书·徐宣传》载：明帝时拜（宣）尚书左仆射，“车驾幸许昌，总统留（台）事。帝还，主者奏呈文书，诏曰：‘吾省与仆射何异？’竟不视。”因为明帝一贯政由己出，所以主者在明帝巡游归来后急急忙忙将文书奏呈明帝。但从前后语气可以看出，主者所奏

<sup>①</sup> 尚书台：官署名。东汉始置。因位于宫中的中台，故以台名，并有中台、台阁、台省等别称。（据《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8月版）

<sup>②</sup> 三公：西汉绥和元年（公元前8）建三公官，以丞相、大司空（原御史大夫）、大司马（本太尉，武帝先省太尉，不久增置大司马）为三公。元寿二年（公元前1），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改大司马为太尉，大司徒、大司空悉去“大”字。汉末建安十三年（208），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魏初再置三公，仅为虚衔。（据《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三公府则代指三公处理政事的官署。

<sup>③</sup> 《金石萃编》卷八

文书应该是明帝出巡期间已交由尚书台省阅过的。此可见尚书在奏议运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三国时期尚书已经具备“综理万机”<sup>①</sup>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其能够对官员上呈奏议提出初步意见以供皇帝参考。而一些无关重大利害关系的事件，皇帝或直接采纳尚书的意见或干脆就交任尚书全权处理。

再次，皇帝接收奏议后还要经过侍中等平省。《宋书·百官志》记载：“魏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也就是说，奏议经尚书提初步意见后必须经过散骑、侍中的省阅方符合运行制度。东汉末年，侍中、黄门侍郎已经能够省尚书事。在《献帝起居注》中记载有：“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这时的侍中、黄门侍郎常伴皇帝左右，省阅奏议。到三国时期，曹魏及蜀、吴仍沿用侍中等平省奏议的制度，史料对此均有记载。《三国志·吴书·是仪传》记载孙权之时，（是仪）迁偏将军，守侍中，“入阙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宫（事），兼领辞讼……”。可见，吴国也大体沿袭汉制，侍中仍然拥有省阅奏议的权力。又据《宋书·百官志》，魏文帝黄初初年设“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奉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按照祝总斌先生的推测，这里所说的“黄门郎署事”，当指署尚书上奏文书。<sup>②</sup>有关平省尚书事比较具体的记载是在《三国志·华歆传》注引华峤《（华氏）谱叙》中：魏明帝时，华表“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年少，并兼厉锋气，要召名誉。尚书事至，或有不便，故遗漏不视；及传书者去，即入深文论驳。唯表不然，事来有不便，辄与尚书共论尽其意，主者固执，不得已，然后共奏议。司空陈群等以此称之”。由此看来，奏议在三国时期的运行程序中须经过侍中等平省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最后，是皇帝审批奏议。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虽然皇权旁落之事时有发生，但君主无疑代表着最高的统治阶层，所以奏议在官僚体制中运行的最后一道程序便是经过皇帝的审查批准。如明帝时，卞太后曾为曹洪的乳母当等系狱一事遣黄门传令诣司马芝为当等求情。司马芝“不通，辄敕洛阳狱考竟”。

---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程晓传》

<sup>②</sup>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3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所引均同。

然后又上疏明帝：“诸应死罪者，皆当先表须报。前制书禁绝淫祀以正风俗，今当等所犯妖刑，辞语始定，黄门吴达诣臣，传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惧有救护，速闻圣听，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辄敕县考竟，擅行刑戮，伏须诛罚。”明帝看到奏议后，“手报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诏书，以权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诏之意，何谢之有？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司马芝向明帝陈述此事后，最终还是由明帝定夺并规定今后对于这种事情一概不得通融。<sup>①</sup>在《三国志》所录群臣奏议的后面多跟有“帝从之”、“帝纳其言”、“帝未许”、“帝寝其事”等表示审批结果的字样，有些奏议后则如前所举司马芝一事还记录了皇帝审查的具体内容。

### 第三节 由奏议可见政治体制的主要变迁

奏议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从奏议的写作过程、运行程序及涉及内容中，不难发现古代政治体制变迁的痕迹。由于三国时期社会变革剧烈，其奏议也在某些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体制的变迁，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一、宰相权力的进一步削弱。从东汉时期开始，三公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太多直接参与国家政事的权力。《唐六典》卷一说东汉光武帝时，“天下事（文书）皆上尚书”。《后汉书·仲长统传》又记载东汉三公综理众务，九卿分隶于三公；中世以后，事归台阁，三公尊而不亲，徒拥虚位，备员而已。可见，至东汉起，尚书在国家政事中的地位已经开始上升，而三公正逐渐退出这一舞台。三国时期，宰相仍然是指太尉、司徒、司空。除汉末曹操专权那段特殊时期外，三国时期三公仅有宰相的虚名而已。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三》按语说：“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宰相权力削弱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皇帝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而客观上三国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形势比较动荡，从而迫使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更倾向于“政由己出”<sup>②</sup>，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政事上呈下达过程中许多烦冗的程序，尤其是对于前方战争的决策，更提高了其及时性。

宰相权力削弱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的奏议中多有表现。“魏初，三公无事，

<sup>①</sup> 此事见《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

<sup>②</sup>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

又希与朝政”<sup>①</sup>，可见很明显，三公此时已经不再掌有管理国家政事的权力，而希望参与朝政的愿望竟然还需要旁人争取，于是便出现了高柔《三公希与朝政上疏》：

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古者刑政有疑，辄议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

三国时期，三公虽然备位一品，享有很高的俸禄，但这一切不过只是形式上的东西而已，高柔当然也很清楚恢复三公权力是不可能之事。他上疏的目的不在于挽回，而是考虑到三公乃“国之栋梁，民所具瞻”，担任三公的大臣多为前朝功臣，是广大民众仰慕的对象；将三公置于“偃息养高”之位，“不使知政”，的确不符合朝廷合理用人的宗旨。而诸如贾诩、钟繇、华歆、王朗等历任三公的大臣们，均为才德兼备的优良之士，也决不允许自己置身于国家危难之外。鉴于这些因素，高柔提出“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将三公放到以备咨询的位置上。从贾诩等三公的奏议中可以看出，他们仅有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而决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如文帝即位不久，计划征伐吴蜀以实现一统天下的宏愿。因此时魏国初建，百废待兴，府库空虚，许多大臣都反对发动战争。时任太尉的贾诩同样反对征伐吴蜀，在其奏议中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又魏初举孝廉，多以德行为本，将试经等程序放在一边，故朝中大臣有须重视才学之议。司徒华歆在《上曹丕书》中提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其中颇有中肯之辞。<sup>②</sup>后朝廷又就是否恢复肉刑的“刑狱大事”展开讨论，太尉钟繇、司空王朗均在奏议中极尽个人之能，充分论证问题以求皇帝能够采纳。虽然三公都急切想参与国家政事，但涉及国家权力最敏感的两项：政策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却已经与三公没有联系了。以曹魏为例，在《三国志》中找不到一项三公参与皇帝最终定夺决策与任免官员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高柔传》

<sup>②</sup> 《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的事例。三国时期，三公“遂为备员”的现象，在当时大臣徐邈拒任司空一事中得到最好的印证。朝廷拜徐邈为司空，徐邈固辞不受，称自己不愿成为“论道之官”。<sup>①</sup>其所以如此，在于“三公”并无实际的参政权利。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蜀、吴二国的情况。大体说来，蜀、吴没有也不可能越出东汉的格局，只是尚书权力逐渐扩大的速度不如魏国，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内，外朝的宰相还保留着较大甚至很大的权力。这是蜀、吴的特殊条件决定的。<sup>②</sup>蜀国丞相诸葛亮乃“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sup>③</sup>。尤其在刘禅行将当政时，刘备临终赋予诸葛亮极大权力：“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sup>④</sup>。建兴元年，诸葛亮开府治事，大臣上疏大多直接呈丞相府，于是出现了“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孙吴立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江东大族的支持，而吴国主要的两任丞相顾雍和陆逊均来自于江东大族顾、陆二家，吴丞相同样掌有很大权力。但可以看出，蜀、吴二国丞相权力过大的状况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因素造成；如果没有这些因素，蜀、吴的宰相应当同曹魏一样经历一个明显的权力削弱过程。但同时，蜀、吴的尚书、侍中权力扩大之趋势则同曹魏是一致的。“诸葛亮的继承人蒋琬本为丞相留府长史，因为不够资格当丞相，便被拜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其后他先后迁大将军、大司马，但都‘录尚书事’，以执掌大权。琬死后，其继承人是费祎。费祎在蒋琬生前已先后拜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时又以此执掌大权。至蜀国末年，虽然大将军姜维地位最高，但‘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而尚书令陈祗却‘上承主指，……深见信爱，权重于维’。”<sup>⑤</sup>同时，吴国尚书、侍中的权力也不小，如尚书能执掌官吏的选举等。陆凯《上疏谏吴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中曾有“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之语。孙权时胡综为侍中，掌草诏；薛综为尚书仆射、选曹尚书。这些事实进一步验证了如果没有政治形势上的特殊因素导致外朝宰相权力过大，那么蜀、吴二国宰相权力削弱，尚书、侍中权力逐渐扩大的情况同魏国应该是相同的。所以以宰相权力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消长为角

---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sup>②</sup> 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156-159页

<sup>③</sup>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sup>④</sup>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sup>⑤</sup>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157页



度来考察三国时期宰相权力削弱的情况，就不能将蜀、吴二国放在显著的位置上，而应当以曹魏集团的政治情况为主要参考。

二、三省机构初显端倪。三国时期是中国封建帝国中央政府组织形式从三公九卿向三省六部过渡的重要时期。其时尚书省基本形成，中书、门下省也相继出现。在三国臣子的奏议中能够看出，三省在当时中央政府的构成中是相当重要的。

尚书省。三国时期尚书权力较两汉扩大不少。大臣甄毅曾在《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中写到：

汉时公卿，皆奏事，选尚书郎试，然后得为之。其在职，自贵所发书诣天子前，发省便处当，事轻重，口自决定，或天子难问，据案处正，乃见郎之割断材伎。魏则不然，然尚书郎皆天下之选，材伎锋出，亦欲骋其能于万乘之前。

按照曹魏的政治制度，全国文书一律送至尚书台，提初步意见后再交至君主，因此尚书对君主决策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尚书原是皇帝的侍从秘书，身份的便利加之掌有出纳王命之权，东汉时地位已渐渐重要。到曹魏时，尚书台则完全脱离少府，成为独立的中央政府机构。洪诒孙对此在《三国职官表》中进行了说明：

尚书令总典纲纪，无所不统，所居曰尚书台，出征则以行台从。汉犹隶少府，魏时，政归台阁，则不复隶矣。

这一时期尚书权力极大，“无所不统”，主要表现在：能够制定军事战略，“军国大事，总而裁决”；<sup>①</sup>能够决定人事任免，“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sup>②</sup>又傅嘏在《上疏论考课法》中说，“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所提到的接受全国上奏文书之权。如前所引《三国志·徐宣传》，“（明帝）车驾幸许昌，总统留（台）事。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北海王详传》

<sup>②</sup> 夏侯玄《时事议》

帝还，主者奏呈文书，诏曰：吾省与仆射何异？竟不视”。可见尚书已经成为曹魏处理国家事务的中枢机构。

中书省。尚书省权力过大势必导致皇权的旁落，这是君主绝不允许发生之事。为了牵制尚书权力日益发展之势，中书省乃逐渐形成。中书监、令在两汉称秘书令，为掌宫中书记的小官，多以宦官充任，如司马迁被处宫刑后就曾担任此职。中书的职责是审理章奏，草拟诏旨，掌管机要，多从侍君主左右，实权较大。从曹丕开始，中书以仕人充任，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置中书监，“遂掌机衡之任”<sup>①</sup>。对于中书省权力增大的状况，大臣蒋济在《谏专任中书监令疏》中表示了担忧：

左右太亲者身蔽，……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回附而向之。一有此端，因当内设自完，以此众语，私招所交，为之内援。若此，臧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因微而入，缘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复猜觉。此宜圣智所当早闻，外以经意，则形际自见，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适以闻。

蒋济的这篇奏议说明在曹魏时期，中书足以同尚书齐头并进了。

门下省。门下省的出现仍然是皇帝钳制其它中央职权机构的结果。“门下”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曹魏末年，贾充等撰《令》，其中第二十篇为《门下、散骑、中书》。三国官制中尚未定“门下省”，“侍中”放在“诸宫官”一类。三国时期的奏议一般也只提到“侍中”，而从未提到过“门下”。直到两晋时期，“门下省”方与“尚书省”、“中书省”并列出现，而侍中才正式被任命为门下省长官。但这些并不影响侍中权力在三国时期的日益扩大。侍中设置之初仅为备皇帝顾问有关天象、文学、封建礼仪的小官，到东汉时期，由于其职掌殿内往来奏事并常在天子左右，逐渐取得代皇帝批阅奏章的权力，“省尚书事”<sup>②</sup>，进而又参与国家决策。三国时期侍中已经能够同尚书一起参与国家大事，如程

---

<sup>①</sup>唐·杜佑《通典》

<sup>②</sup>《后汉书·朱穆传》

晓在《请罢校事官疏》中说：“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杜恕又在《谏听廉昭言事疏》中说：“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举荐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祋、董允等备后主商讨国事。可见，侍中在三国时期的地位是不可小视的。

三、监察职能的强化。古代君主为了巩固政权的统治，加强皇权的威慑力量，建立起了一套由君主直接控制的监察体系，以实现在全国文武官吏乃至人民的全面监视。这套体系伴随封建王朝的出现应运而生，历经秦、汉，到三国时期以前已基本形成。夏侯玄《时事议》说：

始自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莫能匡改。

魏、蜀、吴三国统治者均在马上得天下，在那样一个战乱纷纭，人人自危的环境中，拥有皇权的君主必然更加小心地提防周围任何人，因此三国时期统治者对文武官吏的监察强度大大超过前期。曹魏及东吴统治集团都设置了一种名为“校事”的官吏，由皇帝直接委派特别亲信之人，采取公开或秘密的监察方法，督捕盗贼，治理大狱，检举吏民奸罪，权力很大，以至于遭到众多官吏的强烈反对。程晓上呈《请罢校事官疏》，将矛头直指校事，痛斥其危害之盛：

（校事）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慑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谄諂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

程晓用了大段文字向君主控诉校事的恶劣行径：不依法制，随心所欲，迫害忠良，优待小人。可见在三国时期，设置校事的初衷是为强化皇帝个人权力，但

因为校事的特殊身分，不免狐假虎威，借机扫除异己。在以程晓为代表的臣子的强烈抗议下，君主不得以授意校事官规检言行，但君主强化监察网的目的是决不会因此而转移的。所以有卫臻在《止越职疏》感慨校事制度设置的不合理，上言力陈其弊：

古制侵官之法，非恶其勤事也，诚以所益者小，所堕者大也。臣每察校事，类皆如此。惧群司将遂越职，以至陵迟矣。

后贺邵又在《谏吴主皓疏》中称校事监视网“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深为孙皓不满；陆凯更是在《上疏谏吴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中大声疾呼“夫校事，吏民之仇也”，要求废除校事之职。三国时期，强化监察体系，建立校事制度引起了众多官员的不满，纷纷上书要求撤销校事官。

当然，三国时期政治体制的变迁涉及许多方面，非本文论述的重点。这里以三国时期三个制度方面的变迁为例，旨在说明奏议在历史研究中所具有何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 第二章 三国奏议的思想性考察

### 第一节 经学影响力衰微

两汉奏议均不同程度涉及经学与讖纬思想，如董仲舒《天人三对》、刘向《条灾异封事》、《谏营昌陵疏》。东汉后期，在蔡邕《对诏问灾异八事》、谢弼《上封事陈得失》、卢植《日食上封事》等奏议中仍然主要采用广引经典、杂谈阴阳与论事相结合的手法。随着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党锢之祸与政治急剧腐败，高利贷、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起义与军阀混战，汉代政治大一统就此彻底崩溃。政治分裂导致相应的思想分裂，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可能如两汉时期那样成为统治阶级借以约束广大人民的统治思想。在混乱局面中崛起的各个军阀势力都广泛地招兵买马、收揽人才，以求扩大自己并迅速消灭其它势力，因此他们在挑选人才过程中最看重的是“才”，而非两汉时期的重“德”。曹操就曾以务实的精神，公开表示自己挑选人才不考虑其德行优劣。陆逊在其《陈时事疏》中也提出应对有才之士施以宽刑，“自不奸秽人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有此背景，与两汉诏问灾异对策文的繁荣情况相反，三国对策除高堂隆《诏问崇华殿灾咎对》、《诏问汉武厌灾对》、《诏问鹊巢陵霄阙对》、《诏问未祖丑腊对》、《地震对》五篇基本沿袭两汉诏问灾异对策的风格外，其余均为对诏问具体政治事件。如孙资《对明帝诏问万年后计》、傅嘏《对诏访征吴三计》、卢毓《对诏论选举》等。即使就高堂隆等五篇诏问灾异对策文来看，它们与两汉同类奏议的写作手法也大不相同。三国诏问灾异对策整体篇幅缩短，语言倾向于简明化，且加重了论事说理和劝戒的因素。兹以高堂隆《诏问崇华殿灾咎对》与董仲舒《天人三对》试作比较。

董仲舒《天人三对》，全文共计 2000 余字，具体分析经文、灾咎和天人关系超过百字的段落多达 6 处，其中论王道和天意两处多达 400 字，占有全文绝大部分篇幅。而劝诫之语却零散地缀入经文等分析之中，如“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思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

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详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共计四处，仅占整篇奏议极小篇幅。如此洋洋洒洒的分析论述其最终目的虽在劝诫君主，但较三国奏议而言的确少了简明和直接。与之相反，同样是谈灾异的文字，高堂隆《诏问崇华殿灾咎对》全文共计 206 字，仅相当于董仲舒一般对策文的五分之一。其文开宗明义：“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其中引经一处：“《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彘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接下来全为劝戒内容：“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此前代之明鉴也。……皆以台榭宫室为诫。……实由宫人猥多之故。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高堂隆这篇奏对仅简单引用《易传》后便直奔主题，劝戒内容占了绝对篇幅。可见，与两汉相比较，三国奏议涉及经学渐少，涉及谏纬则更少。所以如此，实与三国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崇尚实用的思想有关。

## 第二节 密关时政

就三国奏议来看，占总量 80% 的奏议内容与具体时政问题密切相关。两汉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统治者所需要的是巩固政权的治国之道，因此大臣上言多着眼宏观局势，所谈内容也颇为广泛，往往不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尚未取得政治统一，当务之急是消灭他国，因而三国奏议多趋于角度单纯，就具体问题论述则已。对比晁错《陈政事疏》、贾谊《陈政事疏》、桓谭《陈时政疏》与陆逊《陈时事疏》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兹以桓谭《陈时政疏》与陆逊《陈时事疏》相比较。

桓谭上呈《陈时政疏》主要目的是申明法律，统一标准，但奏议开头桓谭并没有直接进入主题，而是用近一半的篇幅论述国家兴废，政道得失的问题，其间还大段引用了楚庄王与孙叔敖的对话以说明君主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在谈法制规范问题的过程中，桓谭也兼论“举本抑末”，如何规范商贾的不法行为。相比之下，陆逊《陈时事疏》则内容单纯，目标明确：

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顷年以来，将吏罹罪，虽不慎可责，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且世务日兴，良能为先，自不奸秽人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此乃圣王忘过记功，以成王业。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

这篇《陈时事疏》仅为陆逊众多上呈孙权治国安家之策中普通的一篇。时陆逊虽然身在战场，但无时无刻不关心国内政治情况，这篇奏议应当是陆逊耳闻孙权用法颇重，开罪于将吏，枉杀无辜的情况后写作，目的在于劝谏孙权对有才之士采取更为宽容的政策。开篇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然后陈述了三点不应“科法严峻”的主要理由，其一是国家尚未统一，应当对将吏施以恩惠，“以安下情”；其二是国家若要强盛，人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对有才之士就应该施以宽刑，“自不奸秽人身难忍之过，乞复显用，展其力效”；其三就历史经验来看，用法宽容也是值得借鉴的治国之道。“昔汉高舍陈平之愆，用其奇略，终建勋祚，功垂千载”，汉高祖没有因为陈平的过错严刑责罚之，而是更看重陈平的多奇略之才。整篇奏议言简意赅。

与两汉相比，三国奏议与战争有关者甚多。两汉时期战争的主要根源来自边境少数民族的入侵，而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除了应对少数民族的入侵外，对其它两国进行征伐更关乎其生死存亡。因为战争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时政，所以有关战争内容的奏议自然超过以往。如魏国有华歆《奏讨孙吴》、杨阜《伐蜀遇雨上疏》、刘广《上疏谏曹公亲征蜀》、王基《奉诏停驻请进军南顿议》等；蜀国有诸葛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上言》、《南征表》、蒋琬《承命上疏》、姜维《表后主》等；吴国有步骘《上疏请备蜀》、陆逊《上疏请缓攻刘备》、殷礼《上言宜大举伐魏》、陆瑁《谏亲征公孙渊疏》等，均为奏议名篇，也仅是这类奏议的一小部分。

奏议的特殊性决定其在内容上比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更能真实地反映社会变化轨迹。在今存三国奏议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三国时代所经历的一场场巨大社会变革，充分反映了社会环境的变化给当时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三国奏议充分反映当时之重大事件及历史进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及兴置屯田等深刻影响三国时期的重大事件都能在奏议中找到相关应证。

官渡之战是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关键性一战，是探讨三国时期历史进程不可省略的内容。三国奏议对官渡之战多有记载，当中最为详细和直接的一篇莫过于曹操的《上言破袁绍》：

大将军邓侯袁绍，与前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为说命禄之数。又绍与臣书云：“可都瓠城，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重’，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则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绍大将军淳于琼等人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輜重财物巨亿。

建安五年十月，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后上书汉献帝，文中颇能见出袁绍兵败的惨烈状况和曹操大败袁绍后的意气风发。奏议前半部分详细陈述了袁绍与曹操，绍从弟叙与袁绍的两封书信，曹操所以如此，目的在表明自己此战是在为国家清讨凶逆无道的叛军，但两封书信正是因此而得以保存。

再以兴置屯田为例，在三国奏议中也能找到若干相关的内容。三国时期战争频繁，消耗巨大，为了补充战争消耗尤其是战士的粮食供给，各国普遍采用屯田这一灵活有效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不仅节省了军费开支，减轻了广大人民的沉重负担，而且能够起到威慑敌人并迅速发起攻击的战略作用。如辛毗曾在《上曹操书》中写道：“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袁涣、国渊、蒋济等也曾就屯田一事多次向曹操提出建议，可见屯田在当时已经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战略予以强调。邓艾为魏国典农纲纪，其《上言积粟》为详细策划江淮地区如何进行屯田的一篇奏议：

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



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正是由于施行了邓艾这一成功的屯田策划，使得“（魏）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sup>①</sup>曹魏如此，吴蜀亦如此。如吴国大臣陆凯在其《上疏谏吴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中说：“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由此奏议颇能了解三国时期屯田政策的具体内涵。蜀国奏议数量很少，所留至今的奏议中虽然没有有关蜀国屯田的记载，但据史书记载，蜀国同样采取了屯田的策略。如“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sup>②</sup>可见兴置屯田的确是十分适合三国战争形势的重要政策。诸如此类的重要事件在三国奏议中都多有记录，更进一步显示出三国奏议密关时政的真实性和具体性。

### 第三节 尚战略策略

三国时期政治形势复杂，斗争激烈，各国为求生存发展，颇尚战略策略。魏明帝即位之初希望广揽人才，中领军桓范上《荐徐宣疏》向明帝推荐徐宣首先便指出：“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可见，善战略策略无疑是三国君主用人的重要标准。加之各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许多奏议本身就完成于战场之上，因此三国之文不如两汉文可长篇大论，多从理论入手，而是以战略策略为主。如在孙权命吕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之役中，刘备令关羽镇守三郡。当吕蒙得知关羽出兵讨樊时将留备兵将至于公安、南郡两地，认为这是一个沉重打击关羽的好机会，迅速在军营里拟写《上孙权疏》以请求执行其最新的战略计划：

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sup>②</sup>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孙权采纳吕蒙之计，后关羽果然上当。这是一篇写于战争进行之中的战术奏议，简短有力，毫无余言，既反映了三国时期斗争的紧张激烈，也反映出三国时人的尚战略策略思想。再如建安末年，吴蜀二国交兵，魏文帝意欲出兵助吴国一起消灭蜀国，王朗就文帝的这一战略计划在《兴师与吴取蜀议》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曜天威，不动若山。假使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军兴以成其势者，然后宜选持重之将，承寇贼之要，相时而后动，择地而后行，一举更无余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

奏议主要从战略角度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指出如果孙权首先出兵攻打蜀军，那么形势对曹军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曹军可以采取“相时而后动，择地而后行”的策略，此时两军相持已久，消耗殆尽，若此刻出兵则“一举更无余事”，很容易就将蜀军消灭。但孙权要求曹军先行攻打蜀军，一旦如此，曹军就会被置于被动的局面，对曹军是十分不利的。最后王朗还提到“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这也是典型的军事策略分析。采取战争行动时天气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因为在有些时候天气因素甚至会决定整个战争的成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却句句都从战略策略的角度展开。又如曹操曾举兵打入荆州，郡守刘琮举众投降，曹操因此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东吴将士闻之皆恐慌不已。孙权匆忙向大臣征集策略，周瑜呈《上疏孙权反对诸大臣迎曹之计》说：

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可）〔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周瑜认为，以东吴水师，吴可迎拒不习水战的曹军，更何况曹操尚有马超、韩遂之患，无力南下，因而大可不必惧怕曹军。后来的事实证明，周瑜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颇具战略的眼光的。从上所列举的奏议中皆可以见出，魏蜀吴三国君主极力扩大各自的势力，三国臣子各事其主，出谋划策，而战争中的谋略，尤为各项政治活动的重中之重。在这种形势下，三国奏议尚策略的倾向乃成必然。

#### 第四节 多举荐，少弹劾

三国奏议重荐人才而少弹劾。以曹操、孙权为代表的统治者既惜才又嫉才，在其统治期间虽然杀戮了不少人才，并导致许多有识之士三缄其口以求自保，宁可选择隐逸也不愿入仕，但同时，魏、蜀、吴三国为增强各自的实力，在人才为我所用的前提下，仍然采取了广泛吸纳的政策，扬长避短以尽其才。由于曹操曾公开宣布自己选择人才的标准是重才轻德，魏国臣子们领会君主之意，乃有夏侯惠《荐刘劭》、陈群《荐管宁》、桓范《荐徐宣》、王基《荐刘毅于公府》、王象《荐杨传》、孟康《荐崔林》、陶丘一《荐管宁》、履衰《荐朱俭表》等奏议产生。这些奏议的确为魏国招揽了大批有用之士。如陈群《荐管宁》高度称赞管宁的学识，认为如果重用管宁对于巩固魏国统治必然大有裨益：

臣闻王者显善以消恶，故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伏见征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前虽征命，礼未优备。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郑玄，即授司农。若加备礼，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论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桓范为魏文帝推荐徐宣，以为其人忠义非凡，值得一用：

（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

王基《荐刘毅于公府》对于刘毅品格正直不阿却未被举荐并受到君主的重用颇

有感慨：

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侨仕平阳，为郡股肱，正色立朝，举纲引墨，朱紫有分，郑卫不杂，孝悌著于邦族，忠贞效于三魏。昔孙阳取骥于吴坂，秦穆拔百里于商旅，毅未遇知己，无所自呈。

应璩《荐和虑则牋》则十分推崇虑则的高尚品德：

璩闻唐尧因群士以兴治，齐桓假众能以定业。是故八元进则太平之化成，六贤用则九合之功立。切见同郡和模，字虑则，质性纯粹，体度贞正，履仁蹈义，动循轨礼。方今海内企踵，欣慕捉发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

四篇奏议，皆属荐达一类，从中可以窥见魏推荐人才不拘一格，广泛全面，力求人尽其才的思想。与此同时，魏国弹劾之文今存仅八篇：王朗《劾刺史王凌不遣王基》、贾诩《奏请治王立周忠罪》、钟毓《奏诛李丰等》、蒋济《诛曹爽辞封邑疏》、高柔《谏就狱杀公孙晃疏》、毋丘俭《罪状司马师表》、阙名《议诛曹爽等》、《议斩李丰夏侯玄等》，其数量上明显少于荐达类，语言上也缺乏荐达类奏议的丰富与生动。仅由奏议之文可见，弹劾少于荐达，是魏国用人政策的一大特点。

蜀国有两篇弹劾之文：诸葛亮《表废廖立》、《表废李平》。吴国则没有一篇有关弹劾内容的奏议，荐举奏议则有骆统《表理张温》、仆射存《请授孙虑为镇军大将军疏》、诸葛瑾《连名上疏请为周胤复爵》、华覈《表荐陆胤》、《上疏请召还薛莹》等。蜀、吴二国相对魏国实力更弱，因此在招揽人才问题上奉行更为宽容的政策。吴国陆逊《陈时事疏》主张重新启用具有才干的罹罪将吏这一观点得到不少吴国大臣的赞同。如周瑜之子周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以之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速罪辟”，因不思进取，行为过于放纵而招致罪祸。诸葛瑾上言《连名上疏请为周胤复爵》为周胤求情，认为周胤乃功臣之后，可以让其负罪立功：

臣窃以为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走曹仁于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

又如骆统深感张温是一名良将，但受人嫉妒以至招罪，于是上《表理张温》以陈其事之始末：

臣周旋之间，为国观听，深知其状，故密陈其理。温实心无他情，事无逆迹，但年纪尚少，镇重尚浅，而戴赫烈之宠，体卓伟之才，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于是务势者妒其宠，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谭，瑕衅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究察也。

认为张温可以以才抵过：

温虽智非纵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辩，卓踈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论温才即可惜，言罪则可恕。

再如华覈《乞赦楼玄疏》同样是考虑到“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的政治形势，奏请君主怜惜人才，赦楼玄过错：

臣夙夜思惟，诸吏之中，任干之事，足委杖者，无胜于楼玄。玄清忠奉公，冠冕当世，众服其操，无与争先。夫清者则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终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责其后效。

由三国今存奏议可知，无论魏、蜀、吴，于人才均为举荐多，弹劾少。这一现象与三国的用人政策密切相关，而其根源，则在于三国统治者尚实用的指导思想。

## 第五节 三国奏议的忠直思想

魏、蜀、吴三国之所以能取得后期政权的巩固与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自拥有一批忠诚贤良的臣子。经过一系列战争和实施巩固政权的有效谋略之后，最终曹操、刘备、孙权确立了各自割据一方的势力，相互牵制，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消灭其它两国的实力，因此汉末社会混战的局面结束，进入三国鼎立的相对稳定时期。曹、刘、孙三人分别划定势力范围为王，在他们周围各自笼络了一批优秀人才和忠诚之士，从其留下的奏议中可看出他们忠诚亢直的高尚品德。

以蜀国丞相诸葛亮为例，蜀国相对魏、吴两国是势力最薄弱的一国，丞相诸葛亮对于确立蜀国的独立地位和巩固蜀政权的稳定有着很大作用。他留下了近 20 篇奏议，有上言君主奉行“亲贤臣，远小人”的治国之道的如《表吕凯等守义》、《表废廖立》、《表废李平》、《公文上尚书》；有擘划军事谋略的如《南征表》、《表上武功事》、《街亭之败戮马谡上疏》、《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上言》；有自明心迹，规范君主行为的如《出师表》、《自表后主》。诸葛亮的忠直，在三国大臣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当然，“忠直”是整个封建社会标榜的标准。但三国时期与两汉在这一点上有同有异，同在君主集权，异在三国更重实用，故三国的帝王更善于纳谏，三国的臣子在忠诚而外，少圆滑而更多亢直。

曹魏钟繇、钟毓、王肃、司马芝、陈群、杨阜、辛毗、杜恕等大臣均为人亮直，所写奏议如其人。《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记载《考竟曹洪乳母等事无润神上疏》写作缘由时说：

特进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润神系狱。卞太后遣黄门诣府传令，芝不通，辄敕洛阳狱考竟。

司马芝秉公执法，不因太后传令而网开一面。明帝深感其至心，手报曰：“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杜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sup>①</sup>。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杜恕十分务实，专心于朝政，所写奏议多亢直。如《谏听廉昭言事疏》，语言颇为尖锐，即使论及君主言行，也直抒其意，丝毫不留情面：

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智，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也，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

杜恕认为君主善于用人对国家政治是十分重要的，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他没有选择旁敲侧击或循循善诱，而是正面指出君主的不足，可见其亢直高节的品性。辛毗、杨阜为人“刚亮公直”，<sup>①</sup>其奏议同样“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sup>②</sup>时文帝计划迁徙十万户人家前往河南，但正值连年蝗灾，民多饥荒，众官皆以为此计划不可行，然而文帝却一意孤行。辛毗与朝臣俱求见，文帝知道他们的来意，摆出一副十分愤怒的面孔，官员们都不敢上言，独辛毗谏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后文帝又欲营修殿舍、填平北芒以修台观，辛毗见百姓不堪劳役，便上《谏修殿舍疏》、《谏平北芒疏》直言劝谏君主从国家社稷的大局出发，体恤百姓，以安定国家。杨阜亦以天下为己任，时刻规劝君主的言行，甚至包括衣着这样细微的事情。杨阜曾看见明帝著绣褙，被缥绫半褙，于是便问明帝：“此于礼何法服也？”，明帝默然不答，从此以后不穿上正式的朝服便不敢见杨阜。其《谏治宫室发美女疏》、《伐蜀遇雨上疏》、《谏营洛阳宫殿观阁疏》等均为直言争谏之作。明帝看了杨阜的《谏营洛阳宫殿观阁疏》后，深感其忠言，亲手提笔诏答。

吴国大臣张昭、步骘、骆统、陆逊、陆抗、陆瑁、陆凯、贺邵、华覈等均为忠正贤良之臣的代表。张昭为早期跟随孙策的一员大将，策临终将其弟孙权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辛毗、杨阜传评》

<sup>②</sup> 《三国志·魏书·辛毗、杨阜传评》

托于张昭，昭遂率群僚拥立孙权为王。后张昭尽心辅佐孙权，“忠谏方直，动不为己”，<sup>①</sup>朝见之时，多“辞气壮厉”，“直言逆旨”。<sup>②</sup>孙权喜欢骑马射虎，经常发生老虎跳上前来攀持马鞍的危急情况，于是张昭正色上言曰：“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张昭上言多类此言辞切至，以至孙权几次大怒，但昭终不悔。骆统“抗明大义，辞切理至”，<sup>③</sup>其最具代表性的奏议有两篇：《表理张温》和《民户损耗上疏》。孙权有意为难张温，“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sup>④</sup>骆统知权意，但确惋惜张温为一良才，毅然上疏为张温平反。时吴国征役繁重，加之爆发疫病之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于是骆统上《民户损耗疏》具实陈述国家的危急状况，忠言款款：

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义，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陛下少以万机余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

臣子将其身心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在国家社稷出现危难的情况之下，骆统在这篇奏议中表现出极度焦虑的心态，“心若焚燎”。孙权看过奏议之后也深为其言所感动。从陆逊、陆凯、陆抗所留奏议，亦可看出三人均为难得的忠直之士。陆逊《为荆州士人上疏》、《上疏请缓攻刘备》、《陈时事疏》、《请勿取夷州及朱崖疏》、《乞息亲征公孙渊》等；陆凯《上表谏吴主皓》、《重表谏起宫》、《上疏谏吴主皓》等；陆抗《陈时宜疏》、《请抑黜群小疏》、《戒动师旅疏》、《请原薛莹》等，或针对直接影响吴国治乱兴衰的政治事件极言个人看法，或为吴国的政权巩固和社会发展提出建议，言辞十分恳切。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分别评

<sup>①</sup>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sup>②</sup>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sup>③</sup> 《三国志·吴书·骆统传》

<sup>④</sup> 《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价他们说，（陆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陆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陆凯）“忠壮质直”。上述奏议，多是其精神品格的形象展示。

蜀国大臣所留奏议不多，但从其中仍可窥见蜀臣忠诚亮直的品格，以诸葛亮、许靖、刘巴、董允、杨洪、费诗、譙周、郤正、蒋琬等为代表。诸葛亮全心全力辅佐刘禅，唯恐辜负先主所托，在其《出师表》中表现出高度的忠诚之情，堪称此类的代表作。诸葛亮另一篇《自表后主》知之者甚少，影响力及其传播程度都不如《出师表》广泛，但其忠诚之情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伏念臣赋性拙直，遭时艰难，兴师北伐，未获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君，存仁心于寰宇，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念念不忘的是国家社稷，悉心嘱咐后主勤政爱民，近贤远佞，提拔人才。诸葛亮一生为公，临终汇报家中财产状况，“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其情可泣，其德可敬。及其死后，果然家无余财。良臣董允“秉心公亮”，“匡主义形于色”。<sup>①</sup>后主经常挑选女子进宫，董允认为古代天子的后妃尚不超过十二名，而后主嫔嫱之数早已达到，后主不听，董允依然多次劝谏；后主十分宠爱宦官黄皓，董允以此为非，经常严肃地谏言后主并数次责备于黄皓。

“时危知臣节，世乱识忠良”。三国尤其如此。较大多数封建王朝而言，三国臣子生活在三国鼎立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各国君主为广泛招揽人才而使出浑身解数，并开出极优的条件。除此之外，为达到探取军事机密的目的，各国对人才甚至引诱以高官厚禄。因此，三国之间的大臣流动比较频繁。但同时，各国也都有一批自始至终效忠本国的贤良之士。正如以上所列举的各国大臣。他们均为各自君主出谋划策，全心全力辅佐君主，为巩固政权统治立下了赫赫功绩，三国鼎立之势的形成及社会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些忠直之士。

---

<sup>①</sup> 《三国志·蜀书·董允传》

### 第三章 三国奏议风格及其成因考察

在社会环境变化、奏议文体自身发展、主流文学思想、统治者喜好等因素的影响下，三国时期奏议的写作既继承了两汉奏议的优良传统，又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 第一节 三国奏议继承两汉奏议的写作传统

奏议在两汉政论散文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它们对后世奏议的写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文心雕龙·奏启》说：汉代奏议“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观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刘勰所举，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

一、三国大臣学习两汉奏议论事严密，注重逻辑演绎的方法。贾谊《陈政事疏》、晁错《上书言兵事》、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王吉《上疏谏昌王》、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等篇奏议都是汉代奏议论事严密的代表作。它们言治乱之道，颇为后人推许，与作者对国家前途有高度的责任感，对社会发展形势有正确的分析，以及其自身的政治修养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两汉较三国时间为长，就数量而言，两汉优秀文章较三国为多。虽然如此，三国奏议的水平仍然不容小视。如王朗《奏宜节省》、卫观《请恤凋匮罢役务疏》、刘广《论治道表》、司马芝《奏请崇本抑末》、程晓《请罢校事官疏》等论事说理，绵密而深入，既有汉人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点。兹试以王朗《奏宜节省》与刘向《谏营昌陵疏》作比较。汉武帝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昌陵，刘向深为反对这种奢侈的行为，于是上《谏营昌陵疏》劝谏武帝应以节省为治国之本：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仁。”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

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愍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悦，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远贤智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

魏国大臣王朗回复君主征集治国之策的诏问，上《奏宜节省》强调只有将节省之思想放在首位方能国富民强：

诏问所宜损益，必谓东京之事也，若夫西京云阳汾阴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台，入阿房之宫，斋必百日，养牺五载……政充事猥，威仪繁富，隆于三代，近过礼中，夫所以极奢者，大抵多受之于秦余。既违茧栗恻诚之本，埽地简易之指，又失替质而损文，避泰而从约之趣，岂夫当今隆兴盛明之时，祖述尧舜之际，割奢务俭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详刑慎罚之教，所宜希慕哉！……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堕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虽未得偃武而韬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稼穡，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今之谓矣。粮畜于食，勇畜于势，虽坐曜烈威，而众未动，画外之蛮，必复稽颡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战而定，则贤于交兵而后威立，接刃而后功成远矣。若奸凶不革，遂迷不反，犹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报养之士，然后徐以前歌后舞乐征之众，临彼倒戟折矢乐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为喻。

两篇奏议都以劝谏君主节俭为主题，论事严密，说理透彻。前者从贤圣之君均提倡薄葬谈起，后者从西京云阳汾阴大祭的极奢场面谈起，都没有直接切入主题，而是为后面个人观点的成功提出做下铺垫。所不同者，刘向采用反面论证的方法，以秦始皇修筑骊山陵以致“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言厚葬误国，触目惊心，整篇论事结构因之更加完整，逻辑更加严密，极大地增加了说服力。王朗则在奏议中正面指出西京云阳汾阴大祭“所以极奢者，大抵多受之秦余，既违蚩粟恇诚之本，埽地简易之指，又失替质而损文，避泰而从约之趣”，说理义正词严，亦颇发人警醒。在此之后，两篇奏议进一步谈到国家的现实状况。刘向一方面说营造昌陵“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愍焉”；另一方面采用委婉相劝的方式，说：“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王朗则明确指出魏国军费不足，兵力薄弱，应该“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稼穡”，“粮畜于食，勇畜于势”。两篇奏议，目的虽然都在使君主深刻体会不尚节俭将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但在行文上却有繁简之别。刘向之文发挥了西汉鸿文特有的铺排之风，所举之例大大超过王朗，以致《谏营昌陵疏》篇幅为《奏宜节省》的三倍。但两篇奏议综合运用各种论证方法，并得出结论，论证严密，条理清晰，层层递进，分析切中时弊都是一致的。

二、三国奏议的行文吸收两汉论说从容的风格。这一风格的始发者当数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说“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其论大道，深奥宏博”，<sup>①</sup>“烦而不愚”。<sup>②</sup>其后如公孙弘《上疏言治道》、魏相《条奏便宜》、樊准《上疏请兴儒学》、丁鸿《日食上封事》、李固《上疏陈事》及蔡邕的多篇奏议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董仲舒典雅从容风格的影响。到了三国时期，钟繇、华歆、王朗的奏议及王肃《上疏请恤役平刑》、杜恕《议考课疏》、高堂隆《诏问崇华殿灾咎对》、许芝《条奏魏代汉识纬》、华覈《谏吴主皓盛夏兴工疏》等，上承两汉余韵，其风格均以从容典雅著称。如高堂隆《切谏增崇宫室疏》开篇这样写道：

<sup>①</sup>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sup>②</sup> 《文心雕龙·议对》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勤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

“(高堂隆)迁光禄勋。(明)帝愈增崇宫殿，彤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sup>①</sup>明帝耗费民力大肆兴修宫殿，身为臣子的高堂隆深为皇帝的这一奢侈行为担忧，于是写下这篇奏议。《切谏增崇宫室疏》起笔方式完全同于两汉奏议，并没有一开始就急于从劝诫内容入手，而是从天地大德和古圣先贤谈起，可谓继承了两汉奏议从容舒缓的文风，做到了先声夺人，占尽舆论上的极大优势，使君主为之一震。有此铺垫，作者可顺势提醒皇帝应有忧患意识，不要贪慕眼前的虚荣。这种从容典雅的行文方式在两汉运用较多，三国奏议对此也有所继承。

再看何晏《奏请大臣侍从游幸》：

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损益，斥远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远，便辟褻狎，乱生近昵，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积以然，故圣贤谆谆以为至虑。……

何晏首先高屋建瓴，摆出一番道理：“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其身正则不令而行；所习不正则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则虽令不从”，为人君者既然要做到身正，必然应该接近“正人”，也就是品行高洁的臣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下面很自然又引出“所与游必择正人；所

<sup>①</sup> 《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

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唯有如此，君主方能“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国家才能治理得好。从谏议君主怎样选择侍从的小事到最后提醒君主亲贤远佞，写作者始终环环相扣，步步推进，语言不紧不慢，而这种行文方式显然深受两汉奏议论说风格的影响。

三、引用经典，借鉴历史是两汉奏议的一大突出特点，从邹阳《狱中上书自明》、徐乐《上武帝书言世务》到刘向《条灾异封事》、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再到陈元《上疏难范升奏古代不宜立博士》、张衡《上疏陈事》、《请禁绝图谶疏》、翟酺《上安帝疏谏宠外戚》等，均为此类奏议的典范之作。三国奏议吸取两汉奏议杂引经典、借鉴历史的风格，而又有所发展，多有可观之辞。如陈群呈《复肉刑议》以反对肉刑；刘晔呈《议追尊宜不过高皇疏》以议追封尊号不能超过高皇；杨阜呈《谏营洛阳宫殿观阁疏》以劝诫明帝应以节俭为治国之本等篇奏议，其所借鉴的史实，引用的经典与奏议主题达到有机的统一，不仅增加了劝谏力度，也使奏议内容更具历史的厚重感。

需要强调的是，三国奏议虽然继承了两汉奏议杂引经典史实的传统，但它们并非一味地接收，更注意将这一传统向前发展。如刘向的《条灾异封事》一文，以西周、春秋、战国与秦朝史事为借鉴，杂引《诗》十四条、《易》四条、《论语》一条及《春秋》所言灾异，结合当时自然之异象，反复论证，意在揭露时弊，发人警醒。三国时期曹植的奏议则将这一特点发挥到最佳的境界，如其《求通亲亲表》：

……故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夫天德之于万物，可谓弘广矣。盖尧之为教，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其《传》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风人咏之。昔周公吊管、蔡之不成，广封懿亲以藩屏王室，《传》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

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体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递上，执政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亲理之路通，庆吊之情展，诚可谓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

不后于朝士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駟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情之至愿，不高于梦想者也。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棠棣》匪他之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觴而叹息也。臣伏以为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

臣闻《文子》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今之否隔，友于同忧，而臣独倡言者，窃不顾于圣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故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宜缉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诚，窃所独守，实怀鹤立企伫之心。……

李兆洛《骈体文钞》称曹植“师法子政”，但曹植的文章又有自己的特点。他虽然吸取了刘向杂引经典的方法，但其技巧更加纯熟。如以上所引第三段，曹植不再如刘向那样，把一条条引用经典依次摆放在奏议之中，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并经过适量的修饰，使经典转化为修辞学意义上的典故，完成与全篇有机的融合，从而避免了奏议内容失于繁琐，文气病于迟缓的毛病。类似之作，在三国尚不在少数。

## 第二节 统治阶层的好尚对奏议写作风格的影响

奏议上呈君主，臣子写作奏议时或多或少会考虑君主对于奏议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喜好。在三国时期，蜀、吴二国帝王不善文学，对奏议写作当无特别要求，因此蜀、吴臣子奏议风格大致沿着实用和笃诚的方向发展。如蜀国许靖《因众瑞上表》、马超《立汉中王上表汉帝》、孟达《辞先主表》与吴国孙登《临终上疏》、诸葛恪《谏齐王孙奋表》、步骘《上疏论典校》、薛综《上疏请选交州刺史》等，都属于此类风格。但在曹魏统治集团，情况却有所不同。三曹既是魏国的统治者，又是出色的文学家。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对臣子的奏议写作，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曹操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对于文学有个人独特见解，因而对文学发展的倡导作用必然大于其他许多人，其于奏议写作风格的影响也更直接和深刻。

一、曹操注重实用的思想，清峻通脱的文风，引导了当时奏议的平实之风。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鞍马间为文，用语简捷，词气峭厉，不容斟酌，如其《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此文充分表现了曹操无论指事写意，皆不傍经典，直达所怀的风格。在对奏议写作的要求上，曹操同样反对丽辞，主张以“实”为主。“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sup>①</sup>所以魏初表章，多为指事造实之作，风格笃实质朴。如卫观《请恤凋匮罢役务疏》：

夫变情厉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艰难。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爱之则富贵显荣，君恶之则贫贱死亡，顺指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也。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陛下留意察之，则臣下之情可见矣。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言征伐则比二虜于狸鼠。臣以为不然。……

时百姓生活困苦，劳役繁重，一些大臣明知如此，却为了一己私利，“顺指而逆意”，不敢说真话。面对这一现实，卫观上《请恤凋匮罢役务疏》以陈述实情。这篇奏议的风格与曹操清峻通脱的文风十分相似。全篇语言平实流畅，不多余言，但在阐明忠言逆耳的道理时却态度坚决，不容斟酌。

钟繇、华歆、王朗三人均是魏初期跟随曹操一起打拼天下，奠定了魏国稳固地位的名臣。他们三人的共同之处是位高权重，正直敢言，不仅受到同僚的

---

<sup>①</sup> 《文心雕龙·章表》



尊敬，魏国历代君王也很敬重他们。他们的奏议风格，很能代表三国时期尤其是魏国奏议的特点。如钟繇和王朗同时就是否恢复肉刑问题展开辩论，写下《请复肉刑代死刑疏》和《议不宜复肉刑议》。两篇奏议都没有使用华丽的语言，风格朴实。虽然二人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论辩之时却并没有异常激烈的言辞，而是紧紧围绕肉刑问题展开。借鉴前代的事例发表自己的意见，论事都有较强的说服力。再如华歆的《谏伐蜀疏》，其文篇幅不长，但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的建议。尤其在谈到反对伐蜀的具体理由时，华歆点到即止，显示出他对国家事务有明晰的了解和对政治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就文章总体而论，分析问题深入，切中时弊，行文风格依然以平实为主。

三国时期，类似之作尚有曹操《请增封荀彧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钟会《蜀平上言》、陈群《谏谥皇女淑平原公主疏》、《复肉刑议》、杨阜《谏治宫室发美女疏》、《谏营洛阳宫殿观阁疏》、高柔《请待博士以不次之位疏》、《谏罪杀禁地鹿者疏》、毋丘俭《罪状司马师表》、张茂《上书谏明帝夺士女以配战士》、柳昕《为公孙渊上书自直》等。

二、曹丕、曹植尚文的倾向也影响到三国奏议的写作。曹丕著《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奏议宜雅”，提倡“文以气为主”，在很大程度上倡导了当时崇尚华丽，气势词壮的文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一段话对此讲得十分中肯：

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子的文章很少流传，……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对于这一时期文章崇尚华丽的倾向，鲁迅还提到了曹植和曹睿等，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曹丕。在文学渐趋自觉的时代风气下，曹丕极力提倡文章华丽好看，颇欣赏富有才情之人。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曾如此深情地论及建安诸子：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琰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

曹丕的崇尚才情，必定对当世文人尤其是他周围的文人产生较大影响。这些文人为迎合其价值取向，行文之时，务为充分展示其才情。曹丕不仅欣赏颇富才情的文人，自己在各类文章的写作中也充分实践其文学主张，如其《伐吴诏》一文：

昔轩辕不为涿鹿之师，则蚩尤之妖不灭；唐尧不兴丹水之陈，则南蛮之难不平；汉武不行吕嘉之罚，则横浦之表不附；光武不加嚣述之诛，则陇蜀之乱不清。……孙权小丑，凭江恃暴，因有外心，凶顽有性，故奋武锐，顺天行诛，骁骑龙骧，猛将武步，或修勾践潜涉之口顽，或图韩信夏口之诬愚。

这篇讨伐吴国的诏文气势不凡。开篇以四个排比句式列出轩辕、唐尧、汉武、光武四事，其后写魏军讨伐吴军一段时，高度表现了曹丕不可一世的气概，更明显透露出对孙权的鄙夷：“骁骑龙骧，猛将武步，或修勾践潜涉之口顽，或图韩信夏口之诬愚”。刘勰曾评价曹丕的诏文“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除此之外，曹丕的《敕师还诏》、《以孔羨为宗圣侯置吏修庙诏》、《伐吴设镇军抚军大将军诏》等，风格都与此相类。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为著名的文人之一。他以公子之尊，对三国时期的文章

写作也必然会产生影响。曹植所写《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等奏议均为三国时期的奏议名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建安时期的慷慨之气。曹植“生乎乱，长乎军”，怀抱在乱世之中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愿望，但长期的政治压抑使其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这几篇表文便是曹植愤激心情的爆发。胡国瑞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谈到《求自试表》时说：“他（曹植）把说理、论事、言志三者结合着，其中虽引用了许多故事以反复比拟，而整个的都是披肝沥胆，尽情直陈”。如其一段表明自己舍身为国雄心壮志的心迹：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骑舟奋骠，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

全文语言气势尤其强盛，似喷薄而出。不仅如此，曹植还在其表文中运用了隔句为对的长联：“臣闻骐骥长鸣，伯乐昭其能；卢狗悲号，韩国知其才。是以效之齐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试之狡兔之捷，以验搏噬之用”；还有三句的长隔对：“昔段干木修德于闾阎，秦军为之辍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节于邦境，燕晋为之退师，而景公无患”。由此可见，曹植所写奏议已经开始刻意注意语言修饰，用典的技巧亦较两汉更加纯熟。

曹丕、曹植的奏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国时期奏议在行文风格及语言修饰等多方面的发展。如与曹植交往甚密的杨修就曾有一篇写与曹植的奏议《答临淄侯牋》，语言也极尽驰骋之势：

修死罪死罪。不待数日，若弥年载，岂由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损辱嘉命，蔚矣其文，诵读反覆，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至于修者，听采风声，仰德不暇，自周章于省览，何遑高视哉。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发旦之资，有圣善之教，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不复谓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陈，度越数子矣。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

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执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窺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鷗而辞，作《暑赋》弥日而不献，见西施之容，归增其貌者也，伏想执事，不知其然，猥受顾锡，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圣贤卓犖，固所以殊绝凡庸也。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者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讷邪。君侯望圣贤之显济，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辄受所惠，窃备矇瞶诵咏而已。……

杨修才学出众，曹植多次写信给杨修希望与之交好。这篇《答临淄侯牋》便是杨修在收到曹植的多封书信后的回复。全文除气势稍逊于曹植奏议外，在其它许多行文方式上都与曹植类似。文中虽然没有如曹植《求自试表》使用较为复杂的隔句对，但也出现了多处对句，如“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竦耳”等，对仗均比较工整，应该是经过刻意修饰的结果。此外，陈琳与曹植的《答东阿王牋》，繁钦、吴质与曹丕的多篇牋文也都是当时颇富才情之作。

### 第三节 时代变迁对三国奏议风格的影响

时代变迁影响文人风格，进而影响文风。奏议属于应用文，与时代关系密切，因而不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

一、直奔主题。两汉奏议一般篇幅较长，三国奏议虽然篇幅短小，但分析问题能做到把握重点，切中时弊。原因在三国时期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战争频繁，作者多于马上为文，奏议必然以言简意赅，易于实用为目的。因此，三国奏议多短小精悍，用语简洁，开门见山，问题点到则止。曹操就曾经要求“为表不必三让”。<sup>①</sup>如前所论及的华歆《谏伐蜀疏》：

兵乱以来，过窳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

<sup>①</sup> 《文心雕龙·章表》

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臣备位宰相，老病日笃，犬马之命将尽，恐不复奉望盖，不敢不竭臣子之怀，唯陛下裁察！

全篇奏议不足 200 字，却从国家长远规划、军事战略、国内现实状况三方面将“以征伐为后事”的理由充分表达，很有说服力。后不久明帝便诏军还。此外，还有王朗《兴师与吴取蜀议》、《议不宜复肉刑》、王肃《秘书不应属少府表》、《谏征蜀疏》、陆抗《请抑黜群小疏》、殷礼《上言宜大举伐魏》等，在写作上也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如此风格的奏议，实有利于为统治者在紧急形势下的迅速决策。

二、文人率真之性在三国奏议中有所表现。汉末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人们脱卸了道德与礼教的重压，重新审视自我，发现自我，为文往往率心任性，表达真实情感。在这一时期的奏议中就有不少率心任性之作。如孔融的两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酒之为德者久矣。……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彘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主，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哱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亡王为戒也。（《又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汉魏之交的文人生活于篡乱相替、儒学受到亵渎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的言行，往往脱离正统，趋向任性通脱。这样的风气，不仅影响到诗歌，也影响到奏议的写作。孔融这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驳斥曹操禁酒，胆大率直，先声夺人，是一篇敢于与曹操捣乱的嘲戏之文。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

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曾谈到这篇文章：

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为什么他的行为和议论矛盾呢？此无它，因为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

从称孔融之“容易说些自由话”，正可见其为人与为文的率心任性。

三国奏议的率真之性一方面表现为上述的直率，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真诚笃实。臣子以国家社稷为己任，在面临君主昏庸、奸臣当道、政治危难等情况之下，其奏议更能以“明允笃诚为本”，<sup>①</sup>忠心可曜日月。如诸葛亮之《出师表》“立诚而后修饰”：<sup>②</sup>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祗、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祗、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谏诤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诸葛亮《出师表》历经千年，依然能使每一位用心阅读它的读者潸然泪下，并不仅在于它的语言魅力，武侯贯穿其中的笃诚之情才是它最为感人之处。文章开篇谕以时局之危，勉以政治大体，劝戒刘禅要亲贤远佞，最后述生平，感激

<sup>①</sup> 《文心雕龙·章表》

<sup>②</sup> 李兆洛《骈体文钞》卷11

先帝的知遇之恩，恐有负于先帝的重托，进一步表达自己对蜀国的忠诚。全篇无论言事陈情，均真挚感人，尤以最后一段表明心迹，更是达到极至。刘勰说“恳恻者辞为心使”，<sup>①</sup>若武侯之文，可以当之。

又如王朗《奏宜节省》：

……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堕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虽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虽未得偃武而韬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稼穡，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殄，贍其衣食，易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今之谓矣。……

《奏宜节省》篇幅较长，论事十分具体深入。它借鉴两汉的经验，从祭祀、军备等几个方面详细地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决策，以达到节省国家开支的目的。全文语言直率诚挚，亦属“明允笃诚”之作。可见三国大臣上奏议劝谏君主虽不如两汉奏议一般纡徐委曲，淳淳诱导，但其秉笔直书，直抒胸臆，亦不乏可歌可泣之辞。三国奏议的类似之作，还有王肃的《陈政本疏》、高堂隆的《星孛于北辰上书》、程晓的《请罢校事官疏》、陆逊的《上疏请安太子》、陆抗的《疾病上疏》等。

三、三国奏议大都情感饱满，气盛词壮，与当时的文学风气颇相一致。汉末中央集权政治的崩溃，结束了大一统思想统治，异端思想崛起；汉末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战国之世，仿佛再现，为文人的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遇和选择机会，人的个性开始受到自觉的重视，故这一时期的文人大都力求充分表现自我，其奏议亦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和气势。以孔融《荐祢衡表》、陈琳《答东阿王牋》等为代表的奏议，充分显示了三国奏议写作气盛词壮的特点。

祢衡生活于汉魏之际，所写文章多尚骋词，如其《鹦鹉赋》、《吊张衡文》

---

<sup>①</sup> 《文心雕龙·章表》

等。祢衡初到许昌，恃才傲物，说许昌没有人才，只与孔融、杨修为友。孔融十分欣赏祢衡的才华，上《荐祢衡表》推荐祢衡：

……淑质贞亮，英才卓犖。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百，不若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垒涌，解疑释结，临敌有馀。……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霓，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后，必畜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激楚阳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贪，飞兔腰褭，绝足奔放，良乐之所急也。臣等区区，敢不以闻。陛下笃慎取士，必须效试，乞令衡以褐衣召见，必无可观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全文词气奔放，令人称奇。刘勰说“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sup>①</sup>何焯说“《荐祢衡表》章表多浮，此建安文敝，特其气犹壮。”<sup>②</sup>何焯所论，虽有贬意，但亦不得不承认其气壮，足见全文的气势，非一般文章能及。孔融《荐祢衡表》何以写得格外气盛，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说：“汉、魏文士，多尚骋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垒涌，（孔融《谏祢衡疏》语。）此皆衡文开之先也。（孔融引重衡文，即以此启。故融之所作，多范伯喈；惟荐衡表，则效衡体，与他篇文气不同。）”由此可见，孔融写作《荐祢衡表》时，既受当时文风影响，也有意模仿了祢衡以气运词的风格。孔融另一名篇《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虽然文采稍逊《荐祢衡表》，但同样气势不凡。“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业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sup>③</sup>文中叙述孝章的危困处境，虽然情辞婉转，仍不失慷慨之气。

陈琳最有名的虽为《为袁绍檄豫州》和《檄吴将校部曲文》两篇檄文，但

<sup>①</sup> 《文心雕龙·章表》

<sup>②</sup> 《义门读书记》卷5

<sup>③</sup> 苏轼《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13《乐全先生文集叙》



其《答东阿王牋》谈自己阅读曹植《龟赋》后的内心感受，亦颇能见出当时文人，务求在语言上极尽驰骋之能，大不同于两汉经学思想束缚下力求典雅稳重的风格。全篇在文辞华丽、气势不凡两方面上，丝毫不逊色于《为袁绍檄豫州》，所以曹丕曾如此称赞“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文章首先称赞曹植才华横溢，赞美之词不落俗套，如“君侯体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拂钟无声，应机立断，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然后说《龟赋》一文“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弩马，可得齐足”。如此超乎想像的比喻，简直令人称奇。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称陈琳的檄文是“词若江河”，此文亦为代表之一。

此类作品还有如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牋》、邯郸淳《上受命述表》、刘若《奏请受禅》、高堂隆《切谏增崇宫室疏》、《疾笃口占上疏》、傅嘏《对诏访征吴三计》、杜恕《谏听廉昭言事疏》、吴质《在元城与魏太子牋》、阮籍《奏记诣蒋公》、刘备《上言汉帝》、陆逊《乞息亲征公孙渊疏》、陆凯《上疏谏吴主皓》等。

四、建安“益尚华靡”<sup>①</sup>的文风影响到奏议的写作，使其用语更加注重修饰。刘师培在《论文杂记》第九中十分具体地谈到汉魏之际文章渐趋华丽的时代风气：

由汉至魏，文章变迁，计有四端：西汉之时，……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诏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单行之语，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变迁者一也。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练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其变迁者二也。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

<sup>①</sup>清·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舒芜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所引均同。

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魏、晋之文，虽多华靡，然尚有清气。至六朝以降，则又偏重词华矣——原注）其变迁者三也。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选词遣字，亦能古训是式，非浅学所能窥。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此由文章之中，奇字古文，用著甚少——原注。）其变迁者四也。要而论之，文虽小道，实与时代而变迁。故东京之文，殊于西京；魏代之文，复殊东汉。

由刘师培的所论述可以见出，三国时期文章的写作在追求语言文字更加浅显易懂的同时，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意进行文章的修饰工作。第一个方面表现在三国之文多用偶句。西汉时期多以单句行文，东汉时期虽然已经开始在句子中间使用对仗比较工整的语词，但依然以单句为主。到三国时期偶句使用十分频繁，即使句子并不押韵，三国文人也会选择偶句的形式。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三国之文注重句法形式上的复杂性。西汉之文句法贵短，东汉之文句法虽然较西汉复杂，但不过是以四字短语为主。发展到三国之文，则往往需要两个甚至更多的短语才能完成一个语意的构建。第三个方面表现在三国之文追求语言的华丽。在当时语言的华丽与造句的对偶密切相关，因为对偶能够使文章无论读起来亦或看起来都更富于色彩。因此，从西汉到东汉再到三国，对偶这一手法在文章中都有使用。不同之处在于，三国之文“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语言更趋于华靡。上述时代风气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文章写作，必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三国奏议的崇尚华丽的倾向。在考察汉魏奏议作品后可以发现，这种变化趋势与三国时期奏议写作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东汉后期，已有主要使用四六句，对仗比较工整，语言更显铺排之势的奏议出现，如邓骘《上疏自陈》、朗顓《台诰对》、刘陶《上桓帝书》、蔡邕《让高阳乡侯章》等。这一变化延续到三国时期，出现了语言更为华丽，对仗更为工整的奏议。如陶丘一《谏管宁表》则表现出了刻意追求奏议语言华靡的文学风气：

臣闻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遁，俟时而动。是以鸞鷟鸣岐，周道兴隆，四皓为佐，汉帝用康。伏见太中大夫管宁，应二仪之中和，总九德之纯懿，含章素质，

冰洁渊清，玄虚澹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升堂入室，究其闾奥，韬古今于胸怀，包道德之机要。……环堵箠门，偃息穷巷，饭糲糊口，并日而食，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困而能通，遭难必济，经危蹈险，不易其节，金声玉色，久而弥彰。揆其始终，殆天所祚，当赞大魏，辅亮雍熙。袞职有闕，群下属望。……宁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历观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党、樊英之俦，测其渊源，览其清浊，未有厉俗独行若宁者也。……

管宁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多次被人举荐。帝王派人前往征辟时，管宁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等人写下《谏管宁表》，再次向魏明帝推荐管宁。明帝读了奏议，“特具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聘焉”，可见明帝对管宁是比较欣赏的。明帝所以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与《谏管宁表》将管宁的德高与博学刻画到极至很有关系。全文基本都采用四六句形式，对偶工整，语言“靡曼纤冶”，其中有些对管宁的溢美之词近乎夸张，如“应二仪之中和，总九德之纯懿，含章素质，冰洁渊清，玄虚澹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升堂入室，究其闾奥，韬古今于胸怀，包道德之机要”等。可以看出，作者是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语言修饰上的。

又如繁钦《与魏主曹丕牋》：

……顷诸鼓吹，广求异妓，时都尉薛访车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白上呈见，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观试，乃知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气内转，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钩。及与黄门鼓吹温胡，迭唱迭和，喉所发音，无不响应，曲折沉浮，寻变入节。自初呈试，中间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匮，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遗声抑扬，不可胜穷，优游转化，余弄未尽。暨其清澈悲吟，杂以怨慕，咏北狄之遐征，奏胡马之长思，凄入肝脾，哀感顽艳。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背山临溪，流泉东逝，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泣泪殒涕，悲怀慷慨。……

魏文帝曹丕喜好探访民间的各类异妓，这篇奏议便是繁钦向曹丕介绍其所遇到的歌妓车子的过程。文章刻画车子的歌声细致入微，不似奏议，更像是一篇描

写悦耳动听歌声的散文，语言优美异常，以至李兆洛称其“开江、孔狎客之风”。<sup>①</sup> 类似之作，尚有吴质《答魏太子牋》、杨修《答临淄侯牋》、蒋济《奏请封禅》、桓范《荐管宁表》、王肃《谏征蜀疏》、《陈政事疏》、夏侯玄《时事议》、傅嘏《请立贵嫔为皇后表》、卫观《受禅表》等。上述奏议，均不同程度地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崇尚华丽，刻意雕琢的倾向。

---

<sup>①</sup> 李兆洛《骈体文钞》卷 30

## 结 语

两汉奏议的写作，名家辈出，名篇纷呈，备受散文史家的关注。相比之下，三国奏议除诸葛亮的《出师表》、孔融《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难曹公表制酒禁书》、曹植的《求自试表》等名篇，大都不在散文史研究的范围。难道三国奏议中真的就再也找不出可圈可点之作？难道两汉奏议的辉煌发展到三国时期便就此陨落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三国奏议不仅秉承了奏议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所特有的功用，也充分展现了三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风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之作。由于三国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形势，必然导致三国奏议更加崇尚实用的思想，这一思想既是三国奏议不同于以往奏议最显著的表现，也是考察三国奏议各方面特点的基本出发点。而更重要的是，两汉奏议的许多优秀写作传统并没有在三国时期奏议写作中消失，相反三国时人继承了两汉奏议的优秀写作传统并将其向前发展，逐步形成自己所特有的写作手法和写作风格，并使之成为下一个时期奏议写作的新起点。由本文对三国奏议之文的粗浅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奏议真实而具体的反映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形势及其演变情况，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对后人进行相关方面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辑（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
- 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 1977 年本）。
- 文心雕龙注（梁）刘勰撰 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明）张溥编（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
- 建安七子集 俞绍初辑校（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曹操集注 夏传才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曹植集校注 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诸葛亮集（中华书局 1875 年版）。
- 阮籍集校注 陈伯君校注（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 江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北堂书钞（唐）虞世南撰（光绪十四年刊本）。
- 太平御览（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 古文辞类纂（清）姚鼐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魏晋文举要 高步瀛选注 陈新点校（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 1975 年校点本）。
- 汉书（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本）。
- 后汉书（宋）范曄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 1973 年校点本）。
- 三国志（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 1975 年校点本）。
- 中国中古文学史（清）刘师培撰 舒芜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撰（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魏晋南北朝史 王仲荦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魏晋南北朝史纲 韩国磐撰（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周一良撰（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
- 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任继愈等撰（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撰（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等撰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中古文学系年 陆侃如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 穆克宏撰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 三曹资料汇编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中古文学史教研室选注 (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 中古文学论集 刘师培撰 陈引驰编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中古文学史论 王瑶撰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曹道衡撰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撰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胡国瑞撰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 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王运熙 杨明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 中国文学批评史 罗根泽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 中国散文史 郭预衡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郭预衡主编 万光治撰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 郁沅 张明高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独断 (东汉) 蔡邕撰 (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本)。
- 通典 (唐) 杜佑撰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影印本)
- 通志 (宋) 郑樵撰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西汉会要 (宋) 徐天麟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 东汉会要 (宋) 徐天麟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 文献通考 (元) 马端临撰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 历代职官表 (清) 黄本骥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年版)。
-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 王汉昌 林代昭撰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国政治制度史 左言东编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 秦汉官制史稿 安作璋 熊佚著 (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 中国政治制度史 张晋藩 王超撰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中国政治制度史 韦庆远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中国官制通史 张晋藩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历代官制沿革史 陈茂同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国历代官制 孔令纪等主编 (齐鲁书社 1993 年版)。
- 秦汉制度史论 李玉福撰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汉魏制度丛考 杨鸿年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三省制略论 王素撰 (齐鲁书社 1986 年版)。
-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祝总斌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秦汉官僚制度 卜宪群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 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 袁刚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中国历代职官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年版)。
-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 (明)张溥撰 殷孟伦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 文体明辨序说 (明)徐师曾撰 罗根泽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文章辨体序说 (明)吴讷撰 于北山校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 艺概 (清)刘熙载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 骈体文钞 (清)李兆洛选辑 (岳麓书社 1992 年版)。
-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 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李宝均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 骈文史论 姜书阁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赋学研究论文集 马积高 万光治主编 (巴蜀书社 1991 年版)。
- 骈文观止 莫道才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版)。
- 中古风度 施惟达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后 记

自 2002 年考入川师文学院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于今已经三年。在感慨岁月如梭的同时，想到即将离开这个充满无数回忆的熟悉的校园，心里难免有些酸楚。但更多的还是感谢，因为在这三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曾获得许多良师益友的无私帮助、指导和教诲，使我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这些对我精心传道、授业、解惑的各位老师致以真诚的感谢！他们是万光治先生、常思春先生、赵晓兰先生、熊良智先生、李诚先生、李大明先生、吴明贤先生、徐湘霖先生、向宁先生等等。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万光治先生。由于个人才学太浅，所以论文写作的情况始终不能令人满意，但先生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而是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反复修改，并提供了大量的相关参考资料和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可以说论文的最后完成渗透着先生太多的心血。同时，先生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也使我受益斐浅，我深信从先生那里学到的专业知识、科研方法以及价值观，将是我终生的精神财富。